

三河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三河县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

目 录

- 张绍堂及其家世……蒯福清、李春华、包金通、金伟 (1)
- 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变
- 回忆我的丈夫姚士俊……………于笑盈 (20)
- 爱国史学家张鸿翔……………李春华、蒯福清 (26)
- 终身执教的举人吴宝铭……李春华、蒯福清、吴玉龙 (34)
- 拳魂
- 武术家符茂坤纪事……………刘玉林 (44)
- 泗河惨案……………李尚武、张殿一等口述、刘玉林整理 (62)
- 灵山大叶烟……………蒯福清、李春华 (70)
- 灵山塔……………蒯福清、李春华 (73)
- 大掠马银杏树……………蒯福清、李春华 (76)
- 马起乏三株园槐……………崔一山、蒯福清、李春华 (79)
- 错桥雕刻……………李春华、蒯福清 (82)
- 全国优质酒“燕朝酩”……………李春华、蒯福清 (85)
- 三河“孔雀牌”地毯……………蒯福清、李春华 (88)

张绍堂及其家世

蔺福清 李春华 包金通 金伟

一 青少年时代

张绍堂，字子仁。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出生于河北省三河县夏庄的一个地主家庭。祖父张久苓是清末秀才，曾在本村教过私塾，因此人称张大先生。他很善理家，老股分家时，分得一顷多地，后自己置有十五间房，并雇人在香河县开一铁铺。父亲张希元（号孝三）也是读书人，虽学识甚高，但游手好闲，只教了几个月的私塾，一直闲居家中。张久苓病故，张希元则靠变卖祖业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结果家道渐渐衰落，最后只剩七亩地和几分菜园子。

张绍堂自幼在本村读私塾，启蒙塾师杨自新，人称杨七先生。张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杨七先生的宠爱。有时他也出些花点子，搞些偷人笔墨之类的事。因此杨七先生给其下个结论：你将来若好也是好得出名，若坏一定是顶坏的。十几岁转三河县高等小学堂就读，后入宝葫中学。毕业后在本村教学，因此时家已贫困，所得束脩不能维持生活，便到北京侦缉处谋事，在那里没有正式差事，只做一些杂务，因而感到寄人篱下，没出息，后经其在香河任督学的姨父侯赫庭的保举到鲁仙观（现属通县所辖）小学教书。该校位于穷乡僻壤，自觉事不如意，一年后又经侯赫庭荐举，来到变通畅达的通县南门外王恕园小学任教，他

的发迹便从这里开始。

二 情趣相投换帖结拜

一九二〇年，张绍堂在王恕园小学教书，正值军阀混战之际，各方面军队你来我往。韩复榘为冯玉祥部下的一个营长，当时驻扎在香河、通县一带，常来王恕园小学内居住，与张逐渐相识。两人接触后很投机，言语之间也颇相合。一次韩与他人赌博告输，张绍堂解囊资助，韩复榘感恩不尽，因此两人来往更加密切。一日晚饭后，两人对弈，韩因有心事，时而举棋不定，张发现后问韩：“君举棋不定，必有心事。”韩也直言相告：说其与同行有官司，相诉于上司，屡未能获胜。张询明始末，韩便将诉状卓底交与张阅。张绍堂看罢，认为状中多有漏洞，当即为之更改，后呈递果然获胜，韩对张倍加赏识，认为是一人才。因二人感情笃厚，加之韩赏识张的文采，便换帖结盟，拜为兄弟。不多日，韩将行军他处，对张说：“见兄大才，必有高就，待我将来有势之日，必当相邀，帮我成其大业，请勿却之。”

时过近四载，韩任旅长时，寄书邀张从政。从此，张便忠心耿耿地效忠于韩，并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先后担任过书记官、祁州（现安国县）药剂局局长、军法处长、河南自由县县长、河南省秘书长兼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三〇年起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山东省政府单行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和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秘书长等职。

三 韩复榘的心腹和智囊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的七年多时间里，张绍堂随韩一直任省府秘书长。在此期间，因张足

智多谋，口笔相应，对韩又能曲意逢迎，所以深得韩的信任，成为韩的心腹和智囊。可以说，韩对张是言听计从的。

长城抗战，军阀孙殿英在赤峰败退，全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此消息，济南报纸也作了刊登。韩看后，认为该内容非省府所发，必是记者们由省府刺探而得之，故震怒，发泄不止。当即派执法队抓来各报记者及工作人员，报社的来宾及报贩也被执法队不问青红皂白抓入狱中。韩先对所抓之人进行辱骂，然后宣布他们泄露了军事机密，要将他们解往南京问罪。张绍堂得知消息后，对韩解释说：“赤峰陷落，全国各报纸均有记载，非只济南独异，不能说他们是泄密。况且该电报系路透社东京支局所发，路透社为英国国家宣传机关，非其它通讯社，更不能加记者以泄露罪。”韩听了张的话，恍然大悟，但他又不好意思在记者面前认错，便避而不见，嘱咐张绍堂向记者们加以安慰，宣布释放。

韩复榘发出布告，不许妇女穿短袖褂子，说是为了整顿社会风气，尊重妇女仪容。一次韩与张绍堂外出时，发现一个女学生穿着短袖褂子，韩马上下车质问，接着打了她几个耳光，踢了两三脚。当时这个女学生羞怒交集，躺在地上大哭大叫，行路的人都停下来观看。此时张对韩说：“你身为主席，大庭广众之下打女学生，这事传出去不好听，不如把她拉到车上，回省政府后给教育厅打电话，把她领回去为好。”韩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便把这个女学生拉到车内一同回省政府。教育厅长何思源闻讯赶到，劝这个学生不要在主席面前无理取闹，要派人把她送回家中，但她仍哭闹不止，并大声说：“你们把我杀死好了！”张看到这种情景，对韩建议说：“你用温和的态度问她家住在何处，家里有什么人？可派人将她父母接来，把她领回，再给她几十元钱做衣服。”韩听

了张的话，马上派人接来了她的父亲，顺利地了却了这桩事。

山东省政府设有五个厅、一个秘书处，张绍堂为了独揽大权，建议韩组织合署办公，这个意见得到了采纳。即每天上午秘书长和各厅长在主席办公室集中，主席听取厅长们汇报前天的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的任务，然后由秘书处行文将这些情况以省府的名义发出，这样一来，各厅的职能作用就显示不出来，所掌握的信印也不起作用了，大权慢慢地落在了张绍堂的手中。凡韩外出，行政人权就由张代管，韩外出有事打电报也是直接给张的，这时的张绍堂便成了山东省的全权主宰。

四 张绍堂的受贿方式

张绍堂月薪五百六十元，但额外收人是相当多的，其受贿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吃空饷。每逢新县长赴任，必向张绍堂请训，张绍堂便借机假荐自己的亲友或同乡到该县任职，并且声称：职务不要高了，报酬不要多了，人暂时不在济南，过些日子才能到差。其实并无此人，也永远不会到差，只不过挂个空名，到时照样领取工资，其收入自然要入张的腰包了。

二是卖官。如果某人想任县长，要按一、二、三等县的不同情况，花五至七万元才能买下来，能任多久，还要看以后送礼的多少。此外，各县县长每年按交田赋的比例提取现洋，一等县当然提取的现洋要多，所以县长都愿到一等县去，这样就要花高价托张给活动，因此张这项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三是索贿。官吏犯了法，只要向张行贿一般就会无事。一

九三二年七月，有人向韩复榘控告禹城县县长吴云祥受贿八千元而革除六个政务警班长一案。张阅完案卷后，把控告内容告诉了省府秘书杨锡桂，并嘱咐他通过其在禹城县政府任科员的哥哥杨介忱把情况透露给吴云祥。叫吴仔细打听一下情况，做个准备。吴云祥得到消息后，马上到济南找谷良民师长。谷说：“你可到张秘书长的公馆里托托他，只要他肯帮忙，就没事了。但张秘书长那里非钱不可，你可送他三千、两千的。”谷当即和张通了电话，约好十二点吴云祥到他公馆里。二人见面后，张将禹城县人控告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说主席已派一个姓赵的委员去调查，你可见见军法处的史处长，托他为你打点一下他下面的人。吴告辞时拿出一个装有二千元钞票的大信封放在桌子上，随说：“本想给秘书长和太太买几件衣料，因不知您和太太喜欢什么质料，请秘书长和太太自己选择吧。”张收到贿赂自然尽全力庇护，经过周密思考，他和禹城县府通了电话，秘书李荃忱接到电话后马上找出全卷检查一遍，觉得革除六个政务警班长都是一天办的，就用笔改成三个日子。审案的前一天，张绍堂把吴云祥叫到省府秘书处，对吴说：“主席明天上午问你这一案，你要做好准备，地方上告你的三大罪状，预备好答辩辞，明早来省府候讯”。当夜，秘书、收发员、科员、公安局长等人一同来到济南，他们见到吴云祥后，把更改案卷的原由说明，并叮嘱吴将全卷交诵呈子的军法官，将卷上革补情况读给主席听。由于更改了案卷内容，次日韩复榘问案时，吴云祥果然获胜。

四是逢事必办，广收份礼。张的二太太马芝良生子办满月时，送礼的人很多，除各厅、处、县长外，另有相当一部分人也送了金银首饰，为数甚巨。再一次是张绍堂在济南过生日，高级幕僚及富商为了迎逢，争相送了寿礼，连韩复榘

看后都说：“张绍堂收到的礼够开几年军饷了。”足见数量之多。

五 张绍堂的势力

张绍堂任山东省秘书长的时间里，权力很大，各厅局的公文，老百姓的控告信，一般都要经过张先阅，他整理后才给韩看，因此，韩手下的师长、各厅、局长对张都很惧怕。

一九三六年，张绍堂勾结商人包运一批私货，被李汉章的“哥哥”李桐华（李桐华系中央财政部海关山东稽查处处长）查出，这下子激怒了张绍堂，立即打电话给李汉章师长说：“你哥哥查了一批私货，也就是和你哥哥一样的私货，你看请主席处理好了。”李汉章虽有兵权，但对张绍堂也惧怕三分，他接到电话后，因怕张的陷害，保不住师长的职务，马上开车到张绍堂的公馆里面谈，并说服哥哥与之合作。最后除顺利地发运了私货外，又把鲁豫硝磺局长一职让给张绍堂派人担任。

张绍堂的本家弟弟张绍增无文化，头脑简单，一九三三年前去山东找张谋事，张看其弟实在无能，便给某县长写个纸条：“我弟绍增无学问，请赐饭一口”。为了博得张的欢心，该县当即给安排为县科员。其实他难以胜任，每天只是下馆子、看戏或外出打猎，但每月照样领取三十元现大洋，不够花随时可到庶务室去领。尽管如此，张绍增仍仗势欺人，这个县的县长是回民，他不顾民族风俗，故意在县长面前炖猪肉吃，县长也不敢惹。

张绍堂的本家弟弟张绍俊，系山东某县公安局长。一九三四年张绍俊的弟弟张绍荣随母去山东看望其哥张绍俊，到终点站雇人力车时，因人多车少，张与另一雇车人发生了纠

纷。当时张绍荣给的钱多，车夫便对那人不屑一顾，拉起张母二人拔腿即走。那人恼羞成怒，怀恨在心。晚上，发现张就居住在本镇，于是起了报复之心，立即向当地警察局编造了谎言，警方马上派员将张绍荣母子抓来审问，当张绍荣说及张绍堂是其堂兄时，警方无不人惊失色，战战兢兢急忙道歉。当即派人安排了优越的食宿，尔后亲自请张绍俊前来接往。

张绍堂不仅在山东大名鼎鼎，在邻省县也是显赫一时。

张绍堂的启蒙教师杨自新在香河县开有布线铺，当地有个叫武环的仗势欺人，杨无奈到山东求救于张绍堂。张询明始末，给香河县去了一封信，写道：你香河有个武环，我山东有个十环，要求香河给武环以法办。香河接信后，马上将武环拘捕。几天后，杨准备返回，让张给写个纸条，张说：官司打赢了，请您放心做生意吧，以后不会再发生此事了。并给了杨五百元路费。但张仍不放心，又派两人来香河察探属实才算了事。

六 张绍堂的嗜好、为人及慈善事业

张绍堂古汉语很好，善书法，写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善占卦、说书、酷爱收藏名人字画、古董等。他在鼎盛时期，家中收藏了不少古董：王羲之的字、唐伯虎、郎士宁的画、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雕塑、檀香木上表刻的碑文等，这些东西大都是人送或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张还爱好京剧，纳三房太太云丽珠后，曾由云教，张绍堂的父亲扮花脸，张扮青衣，儿子唱小生，在北京广和楼剧院唱了一出戏。

张绍堂有一副矮胖体态，说话和气，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常给人一种和颜悦色、慈眉善目之感。他发迹后

每次回往夏庄碰到乡亲便马上下车打躬作揖，嘘寒问暖，就连见到背粪箕子的人也热情招呼。

张绍堂得势后，还不忘念及旧情，恩德桑梓，他曾把幼时受读之师杨自新接到济南居住，他的学生有困难求他也是有求必应。如他的一个学生去日本留学时，由于生活困难，连续写信向他求援，每次都给予一定的资助。对找他谋事的学生，都能施以恩泽。夏庄被他安排的有数十人，三河、香河、通县、大厂等县找他在山东谋事的达四、五百人之多。

张绍堂发迹前的一个春节，由于家中生活拮据，连过年吃饺子的面都没有，他的父亲张希元便到皇庄“义德永”杂货店买面，当店里的伙计将五斤面称完，张父才说：“请记帐以后再付。”伙计一听，将面又倒了回去，没好气地说：

“腊月二十五了，还赊东面，不行！”这时，掌柜的刘德明走出来，问清原由，马上令伙计再多称五斤，然后同情地对张希元说：“这面记在我帐上，你不用还了。”当时张希元感激涕零。张绍堂得势后，曾邀刘德明去山东谋事，刘未去，后来张给了他一笔款，使其扩大了杂货铺，因而生意日益兴隆。

张绍堂本人腰缠万贯，但对其子并不放纵，他的儿子张执中去日本留学时，张曾讲：“你要好好读书，不要想我给你留下多少钱财，要走自己的路，并告诉他，要学土木工程，不要学政治和军事。后来张执中到日本时因受旁人影响入了士官学校，张绍堂曾生气地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儿大不由爷，爱干啥干啥。”

张绍堂在山东捞财虽不择手段，但在家乡却办了不少善人之举，如一九三三年捐洋建立了一所小学校，四十余名学生入学全部免费，本村还为他立了匾，题为“关怀桑梓”，一直

保留到文化大革命。同年，他还准备办一所中学，因钱被当时主事的人花掉，结果未能如愿。一九三六年，他又捐一千元大洋为村修建了石桥，桥头立了碑，碑文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助洋一千元”。村里不少人称其“张善人”。

七 张绍堂的妻妾及姘头

张绍堂在故里教书时，家境已沦为贫困，于二十出头才娶妻姬氏。姬氏是大厂县于各庄人，地主出身。虽家道富裕，但深居闺绣，并没念过书。而且五官有缺陷，左眼长有玻璃花，衣着打扮，行为作派，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婚后生一子，乳名小土子，学名张执中。后来张绍堂当了祁州药剂局局长，结识了大厂县东彭府的马芝良（又名马素英）。当时马二十来岁，比张小七、八岁，中等身材，一脸雀斑，虽人品一般，但张对她十分倾心。他觉得：马毕业通县女师，有文化，不但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且对自己的事业也会有所帮助，另外她家有地百余亩，其父马宏奎是北京某妓院的老板，可谓权势之家，所以张急欲纳马为妾。

张的父母得知儿子要纳妾，极力反对。姬氏见张喜新厌旧，不免感到忧伤，终日郁郁寡欢。但这一切都是枉然。不久张便与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一家人无可奈何，只得默认。婚后，张将马芝良带回夏庄老家，当晚令姬氏将厢屋炕烧暖供他和马住，姬氏不从，忿忿地说：“你妄想！”结果将马的被褥抱到自己的屋里，张无奈只得和父母睡在了一起。从那以后，马再也没回过夏庄，一直在北京居住。

一九三〇年，张绍堂当了伪山东省秘书长，花巨款在北京黄土岗置了一所房产，南北两个四合院，共六十余间。张的

父母、原配姬氏、儿子张执中及儿媳王淑华全家五口一同迁往北京。张将马芝良带到山东住在济南东华街县东巷一个很讲究的四合院内。后来又专为马在天津法租界置了一栋很别致的两层楼房。但她很少去，由本县东定福庄一个姓鲍的绰号叫“鲍瞎子”的在那里看房。

马芝良虽外貌不扬，但张绍堂有的是钱供她享受。她装束时髦，留短发，戴金戒指、金手镯，家里有裁缝专为她使用。一天三换，搽脂抹粉，也添几分俏丽；另外她谈吐不俗，巧言利齿，虽不能为张在事业上出谋划策，但能撓财，深得张的宠爱。她先后生有三个孩子，两个幼时因病夭折，只活一子，名叫张大中。

自有了马芝良，张和姬氏的感情就疏远了。姬氏虽和公婆在北京有豪华的住宅，院内雇有看门的、帐房、管事的、厨师、老妈子、车夫等十几人，每日花天酒地，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但她深感空虚，无以寄托，终于不甘寂寞，于一九三一年来到山东。但是张绍堂竟连家也没让她进，而是另外为她租了一所房子，让差人武永昌侍候。名为照顾起居饮食，实为负责看守。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让她找二太太打架。”姬氏在山东呆了两个多月，张只到她的住处去过两、三次，每次都是看看，坐不稳便走。姬氏悲悲戚戚，本来已生病的眼常常红肿着，不断用手帕擦眼泪，左思右想无计可施，旧的封建礼教又使她没有勇气摆脱这个家庭，只得悻悻而归。

一九三四年，张在青岛看戏时，与尚小云的徒弟，云丽珠（天津人）一见钟情，纳为三房。但二太太不容，经常与云吵架，张只得将云送到北京黄土岗与姬氏同住。从此她便结束了舞台生涯，当起了秘书长的三姨太太。她照了许多剧

照，其中一张饰《宇宙锋》中女主角的彩照与本人一般高大，摆在她的寝室，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当时她才二十四岁，又有几分姿色，张寄希望于她，于一九三五年拿出一笔款送她和儿子张执中去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山东省会迁往曹县，张将全部家产、金银财宝运到天津，马芝良及其他家眷也随往天津居住。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韩复榘被蒋介石击毙，决定了张绍堂的命运，而他的妻妾们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云丽珠与张执中“七·七”事变后回国，张绍堂发觉了她在日本的不端行为，十分恼火，携其东到天津，给她五千元现洋，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二人关系断绝。不久云嫁给了一名律师，一直住在天津，文化大革命后期病逝。

当张携云来到天津时，二太太马芝良已公开与差人刘军姘度。刘是通县西集镇侯东仪人，张绍堂的学生。张发迹后，他前去谋事，被留下当差，后张派他专门伺候马芝良，深得马的宠信。虽二人关系一向暧昧，但未公开。如今见张绍堂落魄而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但强霸了很多家财，而且直截提出与张离婚，并大嚷大闹赶他出门。张只好带着付官到旅店居住，不同意与马离异，但马毫无回转之意。张见他们的关系已无挽救的余地，只好与她立了字据：我找人你别管，你嫁人我不拦，天津房子许你住，但不允许你卖。从此二人分手。马芝良独得了张的一笔数量可观的钱，与刘军挥霍无度，吸毒成瘾，瘦得皮包骨，体重不过五、六十斤，于一九四三年患烟后痢而死。

张绍堂还有两个太太就不是名媒正娶的了。一个叫刘全梅，山东人，助产士，二十来岁中专毕业来到县东巷，既是医生、佣人，又是张的姘头。她一直随马芝良居住，马死后

守着张大中度日，虽房产被张的表兄卖掉，但也未嫁人。含辛茹苦把张大中抚养，视他如亲生骨肉，掌上明珠。但他不争气，经常吃喝嫖赌，一付少爷派头，既不用心读书，也不肯谋职业，解放后因乱搞女性被判了刑。刘的满腹希望变成了泡影，于五十多岁才嫁给了一个老头，婚后精神抑郁，不久双目失明，文化大革命后期病死。

张的第五房太太也是艺人。一九三八年张绍堂在天津与两位姨太太离婚后回到北京家里，虽被蒋介石革了职，但财气尚在，门庭车来人往不减当年，况且日本宪兵队在竭力收买他，当时张虽已四十九岁仍沉溺于酒色。一天看戏时与一位才唱红的十九岁艺人×××结识，两人公开姘居，并载着她满北京城转，出高价买她的剧照。言讲：当了张绍堂的姨太太就不能再摆剧照了。终日吃喝玩乐，尽情消遣。

张绍堂的姘头到底有多少，人们都说不清。但不少人讲，凡是到山东演戏的女名角一般都逃不过他的手心。家里财产被日车宪兵队和朝鲜浪人榨光后，付官走了，一些亲朋好友渐渐的不再登门了，昔日的太太姘头们也一一反目离异，只有原配姬氏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今昔对比，张绍堂躺在病榻上，吃力地对伺候他的小舅子姬忠旺说：“我的媳妇无数，儿太也无数，可如今，唉！……”讲到这。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有树倒猢狲散的感伤。

人走财空，张绍堂死后，一家七口靠积蓄和变卖财产维持生活，一九四九年初姬氏病故时，是她的弟弟姬忠旺从大厂县于各庄伐了两棵树，打了一口白茬棺材，用小驴车拉回夏庄安葬的。

八 张绍堂的父亲及其晚辈

张绍堂的父亲，早年教过私塾，后靠卖地为生，祖辈的

家产几乎全败在他的手里。张绍堂发迹后，他一直在北京住闲，而且染上了赌博的习惯，经常在家里开赌场。张母去世，其父又续了一个小太太。张死后，家里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积蓄逐渐花光，靠变卖金银首饰和一些名人字画、碑文字帖度日。小太太不满足家里生活，怂恿张父与孙媳王淑华分家另过，搬到了北兵马司。尽管如此，日渐穷困的生活仍满足不了她的欲望，于是和一个商人勾搭成奸，乘张父不在，这个人冒名医生，假借给小太太看病，偷了一些首饰和细软与小太太私奔了。张父觉得没脸面再见孙媳，执意一人生活，后经王淑华多次劝说，才又搬回到后圆恩寺家中，于一九五二年病故。

张绍堂的儿子张执中，一九一三年生。五、六岁时在其祖父张希元的私塾里读书，后来，因家境贫困，曾到皇庄“义德永”杂货铺学徒一年，随后又到三河县城高等小学堂念书二年，毕业后与其小一岁的王淑华结婚。当时张绍堂虽初任伪河南省秘书长，已颇具财气。张执中与王淑华结婚时，棚铺新打的玻璃轿，迎亲用的大车有二十辆。前来贺喜的人很多，演礼的现大洋用簸箕撮。韩复榘的太太也开车从河南赶来祝贺，并住了一夜。

一九三五年张执中经韩复榘、于惠中二人保举，公费到日本留学，入了日本士官学校，为三十期学生，“七·七”事变后回国。在济南又与省立女中学生王景森（又名王宝琛）结婚，从此便与原配王淑华断绝了关系。

九 张绍堂母亲的丧事

张绍堂的母亲段氏，是香河县梁家务人。家道小康。其母生有三个女儿，段氏行大。于一九三五年初患半身不遂，多

方医治无效，当年十一月份在北平黄土岗病故，终年七十余岁。当时正是张绍堂为官的鼎盛时期，他效仿帝王殡仪，为其母大办特办丧事达六十天之久，挥霍奢华到了极点。

段氏入殓后，开始由张的二太太马芝良之父马宏奎在北平黄土岗主办丧事二十八天。张母的灵堂设在张家的北院内，灵前摆着张母的遗像，祭桌上设有干鲜果品，焚香点烛，昼夜不熄。两边是坐椅，由张的家人轮流守灵。南北两个院子都搭荫棚，四周挂满了各方面赠送的绸缎祭幛、挽联和花圈。张母灵前搭了一座高大的两层经棚，和尚、喇嘛、道士、尼姑共六十余名，分四棚轮流诵经。每天上下午各一次，配有锣鼓、喇叭、外加吹奏乐器，终日鼓号齐鸣，笙管齐奏。诵经时喇嘛穿大袍，僧道穿极讲究的袈裟和道服，十分华丽。诵经后，由张绍堂跟随把疏纸送到张宅大门外焚化，每日送疏两次。

张在附近借了一入院，搭了平顶酒席棚，周围仍挂着绸缎素幛、挽联花圈。由北京某饭店包席，整日开席设宴，山珍海味、燕窝鱼翅，应有尽有。山东随来的便衣队负责警戒。北京某军长商震，留两万人备张调用，并跟人给张母守灵，交一万元现洋礼钱。张立即回赠两万元，分给每个兵士一人一元。不少店铺也纷纷巴结逢迎，有的送一个绸缎庄，有的送一个米店，有的送一个海味店。

出殡前一天，举行了“点主”。点主官是花一千现洋请的清朝末科状元刘春霖。张先向点主官行大礼，而后跪在垫子上等他“点主”。点主官在木主牌上写明段氏的生卒时辰八字和她的子孙名字，把木主牌上的“主”字少写一点，写成“王”字。而后由家人抱来一只白色公鸡，将鸡冠刺破，由点主官用笔蘸上鸡血点上“主”字一点，这时张才行礼站

起，捧着木主牌安放到段氏灵前，“点主”完毕。第二天出殡，起灵前由张领着家人及吊客在灵前行礼，然后起灵。

殡仪行列声势浩大，沿路有警察看守，各路车辆禁止通行。前边是马队，持长枪、耷短枪开道，后边是封建迷信的仪仗：撒纸钱一人，是北京有名的小张三，他撒的纸钱独具一格，能将一把纸钱拧成一团，抛至几丈高的空中，才旋转散落而下；纸糊的冥器若干，有十二匹马、十二个人着武士服装，佩短枪骑在马上，轿车一辆，船一只，狮子一对，各个精致逼真，分别由麻的执事持行；幡十几把，由段氏的子孙持着；和尚、喇嘛、道士、尼姑几十名手持引幡或经幢及各种吹奏乐器。而后才是哀乐队，一律铜鼓洋号。八个人抬着张母的遗像。六十四名杠夫抬着灵柩踩“点”随行，两班杠夫共一百二十八人。接着是张的家眷及宾朋的送葬队伍，真是一眼望不到边。据说，当时队首已到齐化门（现朝阳门），队尾还未出东四排楼（东四），足有二里多地。如此奢华丧事，非皇家难比，轰动了北京城，围观的人山人海，十分喧闹。行至齐化门外将张母遗像及各种冥器焚烧后，仪仗队继续向张的老家三河夏庄行进。

听说张母的灵柩要抬回老家安葬，燕郊、夏店、大厂、三河等沿路纷纷搭起了路祭棚，摆上了丰盛的祭品，燃香点烛。但张很有心计，唯恐有人劫持，竟绕道路经通县王恕园、侯东仪、香河子第二天夜里十二点钟左右到家。一路上逢车让路，遇水架桥，灯笼火把，鼓号齐鸣，吸引了不少人，夏庄南边的庄稼地被脚踏一平。

当时，伪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各厅厅长、各路军阀、一百零八县县长及全国各省市政府主席、秘书长都派人送了挽联、幛子等，不少人亲自前来吊祭。蒋介石敬赠题词：“段太夫